



## 我们的友谊无关乎生命存在

不需太多，几行小字就能打动一个人。阿蒂仙之香的金羽含羞并不是香的，但是它的味道中镶嵌了油金色的花边，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闪闪发亮。那感觉像极了敏感的生命，却有一个人说：“我们的友谊无关乎生命存在。”

车子略带迷茫地飞驰在去往宜兰冬山的公路上，越是临近目的地，就显得越加迷茫——因为目的地真的不好找。天公也不作美，阴霾压在群山身上，群山也显得灰灰黑黑的。

此行的目的是拜会一位新朋友，也可以说是我的台大学长。这位学长是个诗人，却还是有些更特别的地方。初次读到他的作品，是在11月末的台中绿园道，我在诚品书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你也知道诗永远躲在某个角落）发现了那本绿油油的不薄不厚的书，封底摘录了他的作品《遗书》的一小段：“若有音乐，哼我爱听的那曲；若有醇酒，斟我嗜饮的一杯。”然后他还写道：“我们的友谊无关乎生命存在。”

我一下子就失守了。难怪有人说遗书上写的就是你人生的终极追求和你想永远活成的样子，所以我似乎在那一刻找到了共鸣。

车行虽然缓慢，也问了不少次路，终究还是到了。一栋高高的建筑周围，围绕着一一些密度颇高的露天住所，那些长待的人们，不知道感触如何。我走进旁边一栋高的大楼，把我手机短信里学长的地址拿给管理员看，他爽快地说：“乘这边的电梯上五楼，按照门牌找就会看到。”

学长名叫罗叶，本名罗元辅，台湾宜兰人，台大社会学系毕业，1965年生，2010年去世。

当我紧握着手机，于万千

张王李赵的居所中找到罗叶学长时，我发现我面对的仅是半个立方米都不到的小柜子。用手轻轻打开柜门，我看到一面略有灰尘的玻璃，我用干净的手帕擦拭了。玻璃里面的空间是学长的骨灰瓮，瓮上有一张照片里明媚的脸，一如我在台大校刊上的照片中看到的一样鲜活、热忱，却过了将近30年。

我拿出手机，打开录音，里面是我朗读的《遗书》，搭配了神秘园的曲子 Promise。录音静静播放，我知道他在听，一整面墙里隔壁的张太太、王先生也在听。

我拿出一瓶香水，淡黄色的瓶身和液体，且香气带有金黄色的生命光泽，像新生的嫩草一样娇萌，香气的分子弥漫着，我知道他嗅得到那气味，一面墙里隔壁的陈太太、赵先生也嗅得到。

我原本带了一束花的，却因为丝毫没有摆放它的空间而不得不原封不动地拿走，献给了出大楼左手边第一个墓碑，也不管那是谁家的谁——我发现花已经在金羽含羞式的相识里显得无能为力了。

配了乐的《遗书》和金羽含羞，都像极了脆弱的生命，于无限拉长的时间和空间里，音波终会平息，金羽含羞分子终会混入无味的空气，曾经活生生的罗叶们终究要入土为安，如果我们不相信一些东西能够超越生命，就等于必须悲观而现实地生活。那种生活或许是对”的、写实的，却毫无悬念是冷酷的。

我的到来更像是一场发自内心的承诺——没有人逼迫我，我也没有逼迫我自己，我想，我是发自内心地想要证明相识确实可以超越生命这件事。

（颂元）

## 人生处处是起点

生命是不息的，就像跑道上的起点与终点，是永远相连的。

起点之于人生，犹如源头之于长河，嫩芽之于大树。长河虽只有一条，大树虽只有一棵，可源头、嫩芽是很多的，所谓万涓成河，千芽满树。人生的归宿虽只有一个，但人生的路上起点是很多的。从任何一个正确的起点走下去，都有可能柳暗花明，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走向成功的顶点。

每天，我们都在迎接新的开始，生命中处处是起点，也处处是终点。飘零的花瓣告别了夏日的绚烂，却迎来了秋果的累累。东方欲晓之时便是今天的起点，也是昨日的终点。甚至每时每分，都会是一个生命崭新的起点，需要你我十二万分的热情来迎接，它也会是往昔的一个终点，需要你我坦然的挥手告别。

当你的生命之舟驶入泥泞不堪的沼泽，你应当这样鼓励自己：苦难的起点与通往成功的大道是相邻的。当你振作自己，耳畔听到来自心灵的号角，那就预示你的苦难即将过去，蔚蓝的海洋与明朗的天空即将回到你的视线。

当你的生命飞船飞抵了深邃蔚蓝的太空，你也该这样告诉自己：飞离太空的一刹那，你就不再拥有成功的光环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更新、更高的起点。谁也无法永远沉湎于成功之河。你应该清醒地知道，你仍需要不断向前。

人生本来就在起点与终点的漩涡中回转。更多的时候，成功或是失败都只是一个生命中的必经驿站，我们不能因高潮而过分兴奋，也不可因低谷而过分颓废，对于生命中的一个个起点和终点都保持良好的平常心才是智慧人生的法宝。

人生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我们要让短暂的生命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留下亮丽的光彩。人生之路虽然坎坷，但从来不会让人绝望，人生不要惧怕迷惑，更不应忧虑失败，因为路就在脚下，跌倒了站起来。

人生处处是起点，人到中年，只不过意味着一段时间的终结，但这无疑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既然如此，何不淡忘那些辉煌也好、落魄也罢的记忆，迎着新的起点欣然迈进呢？

（佚名）



## 让肉麻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这个冷酷的星球，有一个理想国，那里的人们是如此相亲相爱，他们彼此的称呼，无论男女老幼尊卑，都是“亲”。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温情脉脉的理想国已经实现了流行歌星们大合唱时的终极梦想。虽然一切都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基础上，人们却是如此相亲相爱。我觉得，这个理想国应该建立一个“亲亲党”，用玛丽莲·梦露的红唇作为该党旗帜的标志。

这个理想国就是淘宝网，我已经在那里混了两年了，买了无数东西，但我始终徘徊在“亲亲党”之外，也就很难享受到某些特殊的优惠待遇。

终于有一天，我克服了心理障碍，对卖家说：“亲，请你包快

吧。”——我不是要请卖家磨刀，而是请他承担快递费用。这就是所谓包快。

卖家为难地说：“亲，不可以。”

我勇敢地说：“亲亲，不要这么狠心嘛。”

卖家哀鸣：“亲，真的已经是底价了。”

我更加勇敢地说：“好亲亲，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不就是包个快嘛，留下美好的回忆，才是最重要的啊！”

……

最后，我赢了。在其他的党派里，越是激进越有人气，在“亲亲党”里，越是肉麻越是无敌！

让肉麻来得更猛烈些吧。

（加肥猫）